

北京农业经济学会2015学术年会

2015年12月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UC

农地流转对家庭化流动的影响：

来自流出地的证据

李 龙 宋月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RK036）

导论：
研究背景

家庭化是当前人口流动的典型特征

- 人口流动已经跨越“独身时代”：携妻带子的**流动人口**迅速增多，流动开始由一种个人倾向的生存状态转变为家庭共同的生活方式，数据显示，2010年，已婚流动人口中还在“单打独斗”的只占15%（段成荣等，2013）；
- “破碎”的流动家庭正逐渐粘合：伴随家庭化的趋势，**留守人员**到流入地与流动人口团聚，能够推动家庭结构回归平稳、实现家庭功能有效发挥，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0年，留守儿童所占比例下降了5个百分点（吕利丹等，2013）；
- 随迁人员的发展受到更多的关注：家庭化不是简单地变留守人员为随迁人员，在这之中，**随迁人员**的社区接纳与社会融入非常关键，现在，不仅随迁子女的教育等问题备受全社会的重视，随迁女性的就业等问题也聚集起更多目光，家庭化也成为流动家庭福祉全面提升的过程。



导论：
问题提出

在农地流转框架下看家庭化流动

- **流入和流出地两大制度障碍**束缚着家庭化流动：在流入地，户籍管理制度成为服务和福利内外区隔、城乡分割的事实存在，家庭化流动形成的教育、卫生、住房等需求难以充分满足，由此面临巨大障碍，对于户籍管理制度和人口流动，学界已有较多关注；而在流出地，**土地经营制度**未能实现与家庭化流动相适应的资源有效配置，数据显示，23.2%的流动人口还在为老家的土地耕种问题担心；
- **农地流转克服制度障碍，能够促进家庭化流动**：农地流转与家庭化流动相挂钩，是解开土地经营制度困局的首要环节，不仅可以把务农劳力直接解放出来，而且可以在更深层次发挥保障作用、形成促进机制，不同于以往研究偏重从流入地着眼实现家庭化流动，这里提供了**基于流出地来推动家庭化流动的视角**。



导论：
问题提出

在农地流转框架下看家庭化流动

- 在**宏观层面**上是关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议题：市民化必以家庭化为先，这个过程的成本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如果完全交由流入地来承担，既会显著增添流入地的财政压力，也有悖于地区间公平的社会原则，土地作为农村户籍人口生存发展的主要依靠，**理应通过优化配置为其市民化创造基本条件**，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必须要与土地经营制度改革相结合、相配套；
- 在**微观层面**上是管窥家庭决策机制的有益视角：**流动在家庭的生命历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家庭发展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对于农村家庭，农地经营与非农就业之间的权衡是**流动决策最为突出的着眼点**，如何处置因青壮年劳动力流动而无法有效耕种的土地是影响家庭是否安排留守成员随迁的关键因素，**农地流转应当视为农村户籍人口家庭化流动极为典型的作用变量**。



文献述评

当前家庭化流动研究热点探析

- 家庭化流动本土研究（一）：

表 国内对家庭化流迁概念的主要研究观点

研究者	家庭化流迁的概念简述	家庭化流迁的测量指标	关注点	相似相近者
周皓 (2004)	户主和配偶均为流动人口，且直系亲属在家庭户中占据绝对比例	户主与配偶是否都是流动人口	夫妻关系	唐震等 (2009)
洪小良 (2007)	涉及的个体数在两个以上，以追随先行者的第二个家庭成员的流迁行为为发端	是否存在追随先行者的第二个家庭成员以及两者之间间隔时间的长短	后继流迁	朱明芬 (2009)、邵岑等 (2012)
陈卫等 (2012)	流动人口携带的直系亲属数是一个或者一个以上	流动人口携带的直系亲属数	携带亲眷	王志理等 (2011)
杨菊华等 (2013a, 2013b)	核心家庭成员以家庭的形式流入某地，至少有两个成员共同在此生活	流迁的模式、进程、批次	核心家庭	侯亚非等 (2007)、张文娟 (2009)
盛亦男 (2013, 2014)	具有姻缘或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一次性或分批次流入城市	家庭化流迁水平（是否还有未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和方式（批次）	亲缘关系	陈贤寿等 (1996)

文献述评

当前家庭化流动研究热点探析

- **家庭化流动本土研究（二）**：针对家庭化流动概念进行探讨的学者基本都会涉及家庭化流动态势的描述，除此之外，也有专门的文献介绍这一问题，如侯佳伟（2009）、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2013）、商春荣和虞芹琴（2015）；一些有关家庭化流动态势的研究结论还散落在流动人口特征与趋势的文献中，如顾朝林等（1999）、翟振武等（2007）、段成荣等（2013）；
- **家庭化流动本土研究（三）**：在**个体**层面上，侧重点为“后继流动”的定义和测度通常更加关注先行者的特征，侧重点为“夫妻关系”、“亲缘关系”等的定义和测度一般更加强调当家人（户主）的特征，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属性、流动时长等典型的人口学因素；在**家庭**层面上，收入水平和成员规模是最具共识的作用变量，成员的结构同样也被考虑。



文献述评

农地与家庭化流动的研究基础

- **城乡之间人口流动能够促进农地流转**：**Yao（2000）**使用浙江省三县两期面板数据构建条件Logit模型、**Kung（2002）**基于农户调查数据、**Feng和Heerink（2008）**借助似不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Huang et al.（2012）**依托2000~2008年面板数据；
- **农地流转对人口流动的作用到底如何**：仅有的研究大都是从个体层面进行分析，只有少数才从家庭层面考虑（赵忠，2004）；**Shi et al.（2007）**表明，农地不足将会推动流动和本地非农就业，而相比之下，农地转出只会驱动流动；**范毅（2014）**侧重的是农村土地制度对人口流动的作用，他强调现行制度干扰人口与农地的自由分离以及农地与资本的有效结合，从而对人口流动造成影响；
- 迄今为止，一方面，国内缺少实证分析系统地探讨农地流转在人口流动影响因素中扮演的具体角色，另一方面，国内既有研究也从未涉及家庭化流动的有关情况，显然无法适应人口流动新发展阶段提出的新研究要求

文献述评

本研究相比于既有的文献的特色

- **突出家庭化流动研究的流出地视角**：国内的家庭化流动研究目前主要针对流入地进行，这部分是因为流入地具有开展流动人口调查的天然优势；从**流出地视角**出发进行的家庭化流动研究则相对较为少见，但是流出地视角也有其独特的“专长”，仍不失为家庭化流动的一大可用且可靠的研究维度，可以给家庭化流动问题提供流入地之外的、来自流出地的新证据；
- **更深入地研究农地流转的影响机制**：既有文献研究基本都是以描述为重，影响因素的分析似乎只是连带性的、依附性的，只能**粗略地**呈现各种因素可能的影响方向与影响力度，同时几乎从未关注过**遗漏家庭化流动未被观测或者不可观测的重要影响因素**等问题；重点考证农地流转对家庭化流动的作用机制，研究问题**更为聚焦**，便于在内生控制方法和作用渠道方法的基础上**更为精细地**剖析农地流转是否真的影响家庭化流动和农地流转到底如何影响家庭化流动两大问题；

文献述评

本研究相比于既有的文献的特色

- **与当前颇具影响的政策关切相联系：**既有研究基本还只是局限于较纯粹的流动议题、人口学的学科体系之中，与“三农”、民生等议题，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耦合仍显贫乏；不能孤立地审视家庭化流动的发生发展，而是应当将它与相应的经济环境、社会背景等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是应当将它与相关的制度设计、政策方案等结合起来；**把家庭化流动的学术议题置于农地流转的政策话题之中**，目标是既不损害家庭化流动研究的规范性，也不造成家庭化流动研究的“失根”化，努力实现学术现实与政策现实的有机统一。



研究设计：
数据来源

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三类地区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

-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采取家庭问卷、社区问卷与统计报表三者结合的方式施行，兼顾户级、村级、乡级与县级四大层面的信息收集；
- 从内蒙古、吉林等10个省（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随机选取34个县（县级市、区、旗、自治县、自治旗）以及3个团场，以此为基础在其中的152个乡镇按照一乡（镇）一村¹的整群抽样方法将抽中村里所有的家庭户作为调查对象进行入户访问；
- 现场调查工作是在2011年10月于各个省份同步启动，并在2012年10月于各个样本点加以追踪。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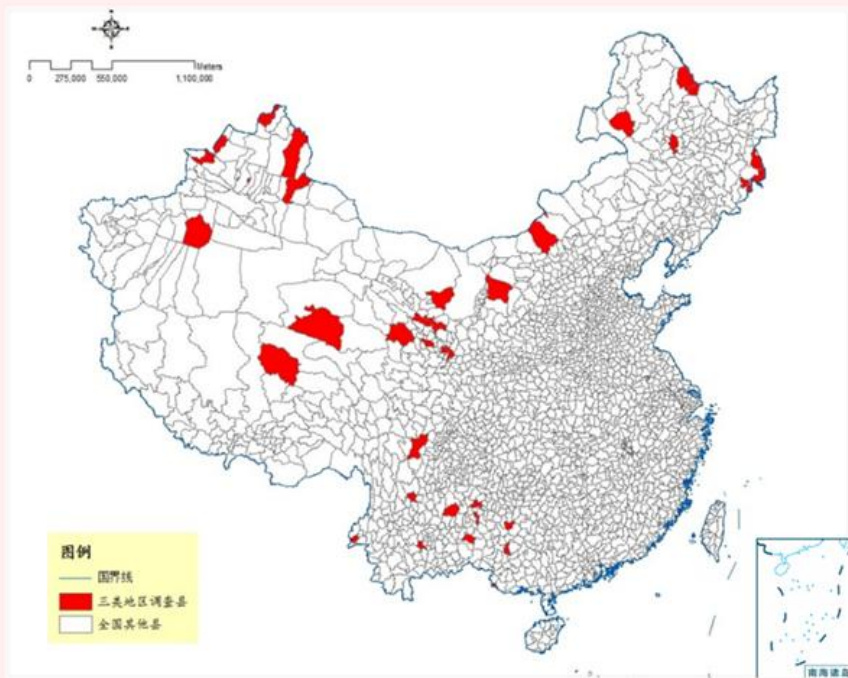


图 三类地区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的县级样本点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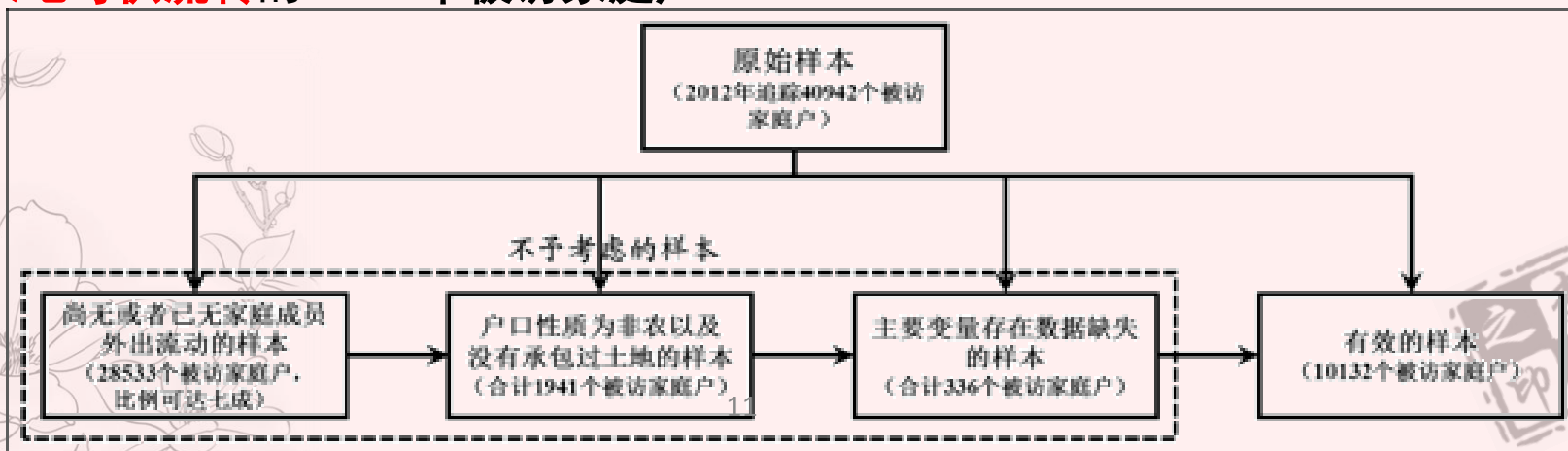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李龙、宋月萍．撤点并校背景下的人口流动意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研究设计：
数据来源

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三类地区人口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监测调查

- 聚焦的家庭户及其所在社区地处生态脆弱区、陆地边境区或者少数民族区等人口流出迁出的重要地区，信息来自于多个社会维度，内容凸显了家庭整体视角，既体现专业调查的需要，又带有综合调查的色彩，在家庭化流动的研究中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代表性；
- 剔除主要变量存在数据缺失的被访家庭户样本，有效样本包含了**有成员外出流动且有农地可供流转**的10132个被访家庭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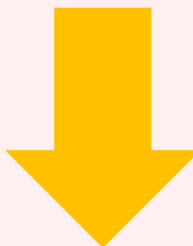


研究设计：
变量测度

本研究的被解释
变量

表3-1 家庭化流动概念的两种主要研究范式

研究范式	角色关系论	数量程度论
侧重	“家庭”	“化”
特征	内隐	外显
视角	静态	动态
呈现	结果	过程
定义测度	“核心家庭”、“夫妻关系”、“亲缘关系”	“后继流动”、“携带亲眷”



变量定义

以核心家庭为基准、以夫妻关系为重点，将被访家庭户按照其时的流动结果作出是否发生家庭化流动的区分，生成**二分类变量**，“家庭化流动”赋值为1，而“非家庭化流动”则赋值为0

估算外出流动者在所有家庭成员中所占的比例，生成**数值型变量**，借以说明家庭化流动发生水平从低到高的变动过程

研究设计：
变量测度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
变量

不独是指耕地，而是包括农村家庭户可以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类承包土地，其中，耕地为主，果园、菜园以及林地也被涵盖在内

农地经营方式

涉及农地承包权与使用权分离的一切形式、农村家庭户保留农地承包权和让渡农地使用权的一切行为

自耕（含家人耕种）

撂荒（部分或全部）

雇耕

转租（部分或全部）

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

非流转

流转



研究设计：
变量测度

本研究的其他解释
变量

理论的关联性和数据的可得性

表 3-2 □ 控制变量的主要含义、初步描述以及预期影响

变量	主要含义	均值	标准差	预期影响
先行者特征				
性别	女性=0，男性=1	0.689	0.463	正向
年龄	根据先行者个人出生年月推算，单位为岁	29.228	9.836	非线性
民族	少数民族=0，汉族=1	0.351	0.477	正向
教育年限	根据先行者个人文化程度换算，单位为年	8.850	3.136	未确定
流动时长	根据先行者个人首次外出年月推算，单位为年	6.172	63.511	正向
家庭户特征				
年收入	取家庭户 2011 年总收入，单位为万元	2.361	2.620	负向
收入来源	农业为主=0，非农为主=1	0.257	0.437	正向
人均宅基地面积	根据家庭户宅基地面积和实有人数推算，单位为亩	0.146	0.624	负向
实有人数	根据家庭成员基本情况表计算，单位为 人	4.450	1.480	负向
0~6 岁儿童	无=0，是=1	0.268	0.443	负向



事实描述

当前家庭化流动的基本状况

表4-1 非家庭化流动与家庭化流动的特征描述

主要变量	非家庭化 (N=5367)		家庭化 (N=4765)		P 值		
	比例/均值	标准差	比例/均值	标准差			
先行者	先行者特征						
男性更多	性别	女	0.340	0.474	0.279	0.449	0.000***
		男	0.660	0.474	0.721	0.449	0.000***
年龄偏大	年龄	(岁)	27.550	9.736	31.119	9.604	0.000***
汉族较少	民族	少数民族	0.606	0.489	0.698	0.459	0.000***
		汉族	0.394	0.489	0.302	0.459	
教育年限略低	教育年限	(年)	9.198	3.303	8.457	2.888	0.000***
流动时间更长	流动时长	(年)	5.122	55.244	7.355	71.677	0.077+
家庭户	家庭户特征						
收入较低	年收入	(万元)	2.442	2.829	2.269	2.361	0.001***
多以非农收入为主	收入来源	农业为主	0.804	0.397	0.674	0.469	0.000***
		非农为主	0.196	0.397	0.326	0.469	
宅基地的面积稍小	人均宅基地面积	(亩)	0.171	0.453	0.118	0.772	0.000***
实有人数偏多	实有人数	(人)	4.000	1.358	4.958	1.447	0.000***
有学龄前儿童的比例更高	0~6岁儿童	无	0.802	0.399	0.654	0.476	0.000***
		是	0.198	0.399	0.346	0.476	

注：连续变量时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类变量时使用双变量卡方检验；+代表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代表0.0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代表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代表0.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以下皆同。

事实描述

流动人口家庭中的
农地流转

表4-2 农地流转与家庭化流动的交叉分析

被解释变量	非农地流转		农地流转		P 值	
	样本量	比例 (%)	样本量	比例 (%)		
角色关系论	非家庭化	4408	56.51	959	41.14	0.000***
	家庭化	3393	43.49	1372	58.86	
数量程度论		7801	37.09	2331	51.68	0.000***

15.4个百分点

14.6个百分点



研究设计：
模型构建

- 对于从角色关系论出发界定的家庭化流动，其为二分类变量，本研究引入家庭化流动影响因素的**二分类Probit回归模型**来对农地流转的边际效应进行测算；
- 对于从数量程度论入手界定的家庭化流动，其为数值型变量，本研究采用**OLS方法**估计家庭化流动影响因素的普通线性回归模型从而考察农地流转的作用。

$$P(rfmigra_i=1 | \bullet) = \Phi(\beta_0 + \beta_1 landrent_i + BX_i) \quad (1)$$

$$nfmigra_i = \gamma_0 + \gamma_1 landrent_i + \Gamma X_i \quad (2)$$

家庭化流动

农地流转



农地流转是否影响家庭化流动？

机制探讨：
基准模型

农地流转对家庭化流迁的影响估计：按角色关系论定义家庭化流迁

主要变量	(1) 回归系数	(2) 标准误	(3) 边际效应
农地流转 (否=0)	0.4451***	(0.0352)	0.1510
先行者特征			
性别 (女=0)	0.1445**	(0.0291)	0.0489
年龄 (岁)	0.0010	(0.0064)	0.0023
年龄的二次项	-0.0007***	(0.0001)	-0.0003
民族 (少数民族=0)	-0.0346	(0.0295)	-0.0117
教育年限 (年)	-0.0085	(0.0043)	-0.0029
流动时长 (年)	0.0000	(0.0000)	0.0000
家庭户特征			
年收入对数	-0.0133	(0.0166)	-0.0045
收入来源 (农业为主=0)	0.3256***	(0.0323)	0.1100
人均宅基地面积 (亩)	-0.0279	(0.0192)	-0.0094
实有人数 (人)	-0.3471***	(0.0113)	-0.1180
0~6 岁儿童 (无=0)	-0.0897**	(0.0341)	-0.0304
截距项	-2.8948***	(0.1980)	
样本量		10132	
伪 R 方		0.1394	

• 农地流转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0.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在保持其他变量一致的前提下，相对于非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的被访户完成家庭化流动的概率将会提升大约 15.1 个百分点。

农地流转是否影响家庭化流动？

机制探讨：
基准模型

农地流转对家庭化流迁的影响估计：按数量程度论定义家庭化流迁

主要变量	(1) 回归系数	(2) 标准误
农地流转 (否=0)	-0.0857***	(0.0046)
先行者特征		
性别 (女=0)	0.0197***	(0.0038)
年龄 (岁)	0.0008	(0.0008)
年龄的二次项	-0.0000	(0.0000)
民族 (少数民族=0)	0.0128**	(0.0039)
教育年限 (年)	-0.0020	(0.0006)
流动时长 (年)	0.0000	(0.0000)
家庭户特征		
年收入对数	-0.0093***	(0.0022)
收入来源 (农业为主=0)	0.0763	(0.0043)
人均宅基地面积 (亩)	0.0028	(0.0028)
实有人数 (人)	-0.0270***	(0.0014)
0~6岁儿童 (无=0)	-0.0090*	(0.0046)
截距项	0.4222***	(0.0256)
样本量		10132
R方		0.20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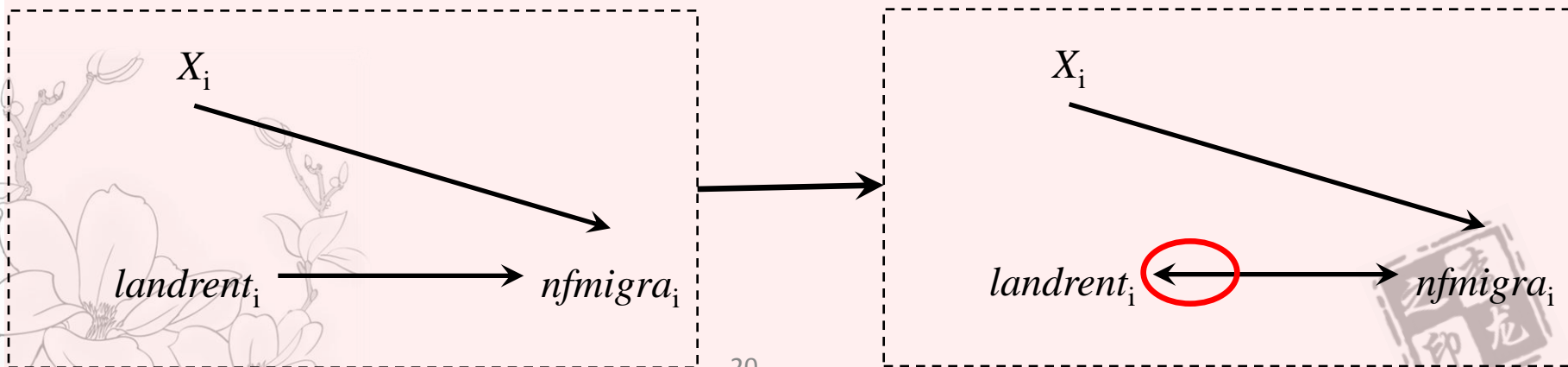
- 农地流转对家庭化流动的作用方向为正且显著水平极高；
- 如果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农地流转的被访户在外流动成员所占比例与非农地流转的被访户的**差异可达大约8.6%**。



机制探讨：
内生控制

内生控制的原因分析（一）

- 家庭化流动可能同时也对农地流转产生影响：大量的经验研究支持人口流动促进农地流转的论断，而家庭化流动作为人口流动的特殊形式和特定阶段，有理由相信这种促进作用依然奏效；同时，生命历程理论的分析框架也在告诫我们，不能在家庭化流动决策机制的分析中忽视家庭化流动的连带影响；农地流转与家庭化流动似乎成为同时显现、同时变化而难分谁是原因、谁是结果的“映射问题”；



农地流转真的影响家庭化流动？

机制探讨：
内生控制

内生控制的原因分析（二）

- 农地流转与非农地流转的被访户之间可能因为某些已被观测、未被观测甚至不可观测的变量而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被访户农地流转状况在先行者的年龄、民族和被访户的收入来源、人均宅基地面积、实有人数等变量上极为显著的差异通常无法通过直接纳入控制变量的截面数据回归模型来加以消除（穆峥、谢宇，2014）；

表 5-3 非农地流转与农地流转的特征描述

主要变量	非农地流转		农地流转		P 值	
	比例/均值	标准差	比例/均值	标准差		
先行者特征						
性别	女	0.314	0.464	0.302	0.459	0.283
	男	0.686	0.464	0.698	0.459	
年龄	(岁)	27.941	9.247	33.537	10.505	0.000***
民族	少数民族	0.610	0.488	0.783	0.412	0.000***
	汉族	0.390	0.488	0.217	0.412	
教育年限	(年)	8.835	3.229	8.897	2.804	0.405
流动时长	(年)	6.600	72.336	4.741	4.410	0.215
家庭户特征						
年收入	(万元)	2.339	2.501	2.435	2.984	0.121
收入来源	农业为主	0.824	0.381	0.474	0.499	0.000***
	非农为主	0.176	0.381	0.526	0.499	
人均宅基地面积	(亩)	0.133	0.350	0.189	1.132	0.000***
实有人数	(人)	4.596	1.477	3.965	1.381	0.000***
0~6 岁儿童	无	0.272	0.446	0.752	0.432	0.011*
	是	0.274	0.446	0.248	0.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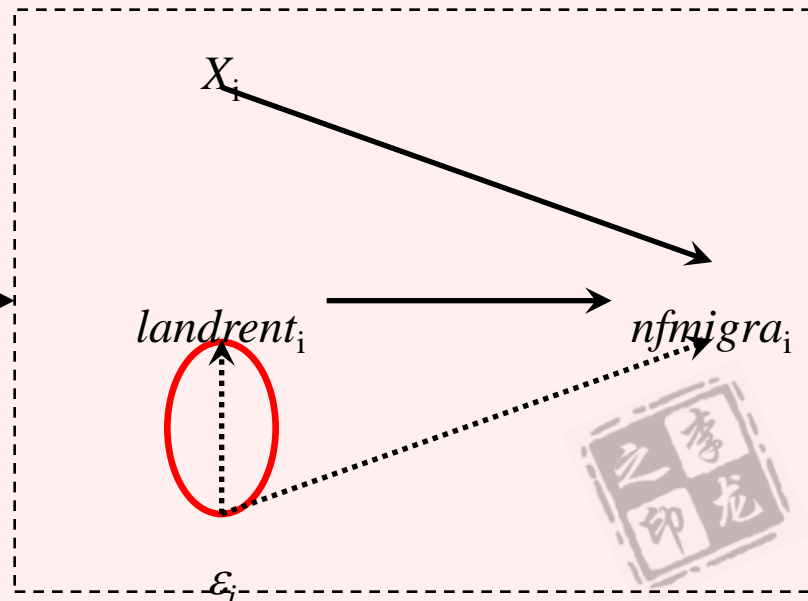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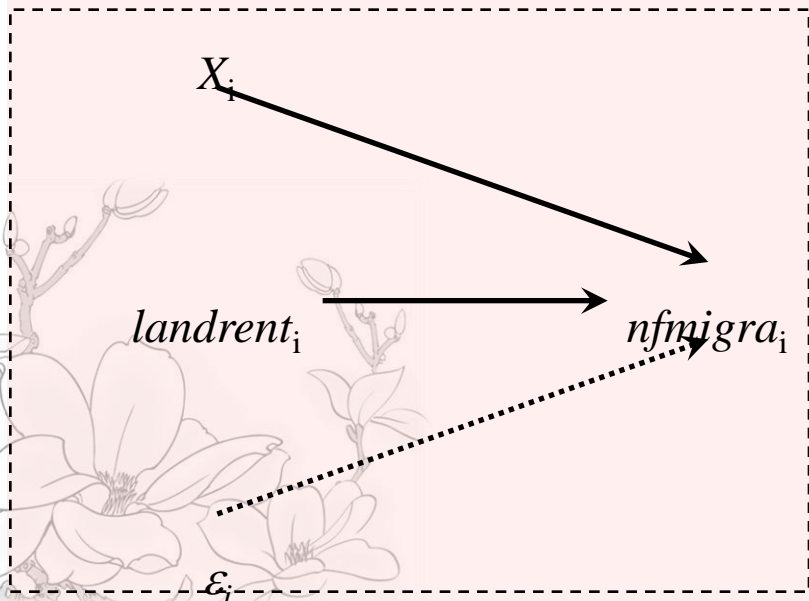


农地流转真的影响家庭化流动？

机制探讨：
内生控制

内生控制的原因分析（二）

- 农地流转与非农地流转的被访户之间可能因为某些已被观测、未被观测甚至不可观测的变量而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被访户农地流转与否是非随机的，而是自选择的抑或被选择的，这将使得估计出现选择性的偏误；
- 回归模型的扰动项与解释变量相关，因而既影响到“果”（被解释变量），也影响到“因”（解释变量），有违解释变量外生的回归模型假设，两大来源的内生性使得传统估计方法的一致性受到“污染”而丧失因果推断力。



机制探讨：
内生控制

内生控制的方法说明

- 工具变量法：目前应用极为广泛、颇具研究共识的内生控制方法，借助一个（或者多个）影响内生解释变量但只通过这一内生解释变量而作用于被解释变量（亦即和被解释变量不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的变量（此即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的回归估计，得到更近于一致性的结果。

第一阶段

$$\text{landrent}_i = \eta_0 + \eta_1 Z_i + \mu_i \quad (3)$$

工具变量

第二阶段

$$\text{nfmigra}_i = \gamma_0 + \gamma_1 \widehat{\text{landrent}}_i + \varepsilon_i' \quad (4)$$

$$\varepsilon + \gamma_1(\text{landrent} - \widehat{\text{landrent}})$$

$$\text{Cov}(\widehat{\text{landrent}}, \varepsilon') = 0$$



农地流转对家庭化流动的影响：
来自流出地的证据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UC

农地流转真的影响家庭化流动？

机制探讨：
内生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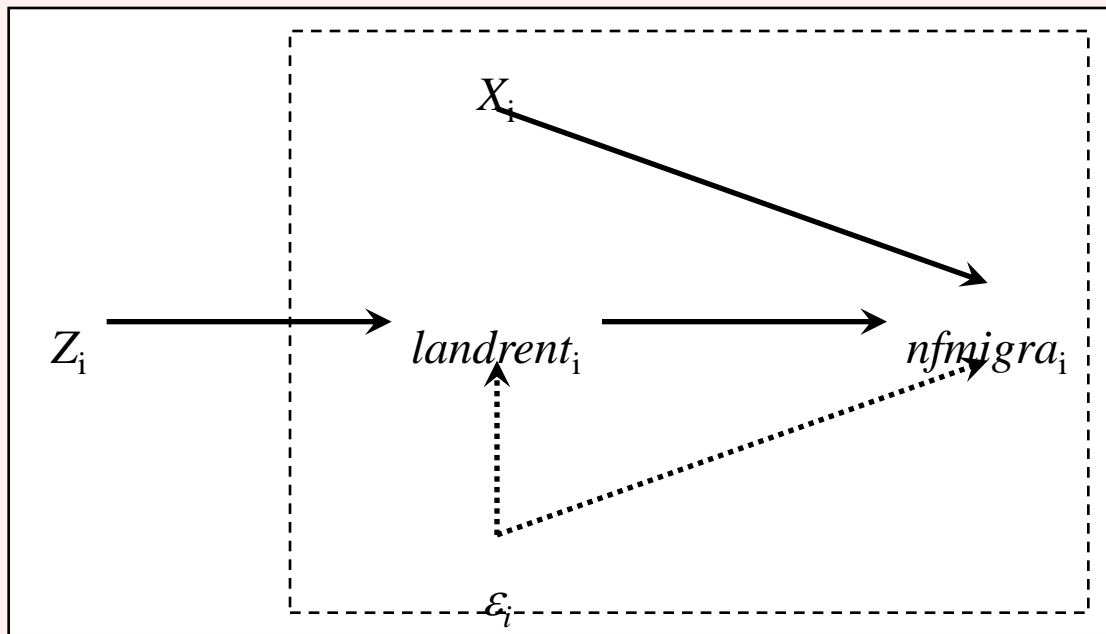


图5-3 工具变量法的基本原理

参考资料：陈云松. 逻辑、想象和诠释：工具变量在社会科学因果推断中的应用[J]. 社会学研究, 2012, 06:192-216.



机制探讨：
内生控制

内生控制的方法说明

- 工具变量的选取：村级农地流转度；
- 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在“同侪效应”的作用下，许多实证研究（郜亮亮等，2014；杨卫忠，2015等）发现家庭户的农地流转深受村级的政策干预和网络影响，村级农地流转度能够显著影响家庭户的农地流转，基本可以达到本研究相关性的要求；
- 工具变量的外生性：从地区层面的集聚数据中寻找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是最为常见的思路之一（Card & Krueger, 1996），村级农地流转度和家庭化流动分属不同的变量观测层次，在家庭化农地流转之外尚未发现其他影响家庭化流动的渠道，可以一定程度上认为村级农地流转度符合本研究外生性的要求。

本村劳动力外出后，其所有耕地的处置方式
(土地转租给他人) 比例

比例超过20%

成规模化

赋值为1

比例不足20%

非规模化

赋值为0



农地流转真的影响家庭化流动？

机制探讨：
内生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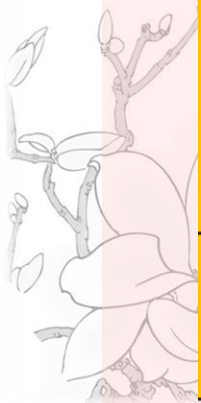
表 5-4 □ 农地流转对家庭化流动的影响估计：按角色关系论定义和 IvProbit 模型

主要变量	IvProbit 一阶段		IvProbit 二阶段	
	(1) 回归系数	(2) 标准误	(3) 回归系数	(4) 标准误
村级农地流转度 (非规模化=0)	0.1678***	(0.0077)		
农地流转 (否=0)			0.7730***	(0.1651)
先行者特征				
性别	-0.0163	(0.0083)	-0.0174***	(0.0037)
年龄	0.0148***	(0.0018)	0.0590***	(0.0070)
年龄的二次项	-0.0001	(0.0000)	-0.0007***	(0.0001)
民族 (少数民族=0)	-0.1055***	(0.0083)	-0.0037	(0.0350)
教育年限 (年)	0.0099***	(0.0014)	-0.0109*	(0.0053)
流动时长 (年)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家庭户特征				
年收入对数	0.0185***	(0.0046)	-0.0178	(0.0171)
收入来源 (农业为主=0)	0.2248***	(0.0089)	0.2366***	(0.0525)
人均宅基地面积 (亩)	0.0126*	(0.0060)	-0.0322+	(0.0195)
实有人数 (人)	-0.0524***	(0.0029)	-0.3624***	(0.0145)
0-6 岁儿童 (无=0)	0.0486***	(0.0097)	-0.1066**	(0.0353)
截距项	-0.2488***	(0.0547)	-2.8131***	(0.2027)
样本量	9915		9915	
R 方	0.2294		0.2294	
Wald 检验 P 值	--		0.0417	

工具变量相关性
(弱工具变量)
检验

- 农地流转对于家庭化流动的促进作用的确存在，且非常明显；
- 没有控制农地流转内生性的Probit回归模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这种促进作用。

解释变量内生性
检验



农地流转对家庭化流动的影响：
来自流出地的证据



农地流转真的影响家庭化流动？

机制探讨：
内生控制

表 5-5 农地流转对家庭化流动的影响估计：按数量程度论定义和 2SLS 模型

主要变量	2SLS 一阶段		2SLS 二阶段	
	(1) 回归系数	(2) 标准误	(3) 回归系数	(4) 标准误
村级农地流转度 (非规模化=0)	0.1678***	(0.0077)		
农地流转 (否=0)			0.2211***	(0.0226)
性别				
年龄				
年龄的二次项				
民族 (少数民族=0)				
教育年限 (年)				
流动时长 (年)				
家庭户特征				
年收入对数				
收入来源 (农业为主=0)				
人均宅基地面积 (亩)				
实有耕地 (亩)				
0~6 岁儿童 (无=0)				
截距项	-0.2488***	(0.0547)	0.4505***	(0.0274)
样本量	9915		9915	
R 方	0.2294		0.1358	
DWH 检验 P 值	--		0.0000	

工具变量相关性
(弱工具变量)
检验

- Shea's partial R 方高于0.04;
- Cragg-Donald Wald F 检验的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0.000。

- 农地流转仍能以0.1%的统计水平显著地增加在外流动成员所占的比例;
- 较之于先前OLS方法的估计结果, 农地流转经工具变量法纠正调整后的影响力度有所扩大, 由大约8.6%提升至大约22.1%。

解释变量内生性
检验

机制探讨：
内生控制

内生控制的效果探讨

- 农地流转变量被证实~~在~~家庭化流动影响因素模型中存在内生性问题，以村级农地流转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能够较为有效地化解这一问题；
- 控制内生性之后，家庭化流动仍然受到农地流转的显著影响，农地流转将会促进家庭化流动的进程、提升家庭化流动的水平；
- 工具变量法估计得到的农地流转作用力度更大一些，原始回归模型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农地流转对家庭化流动的影响并非仅限于释放务农劳力一个方面，而是具有其他方面的多种干预机制



启示分析：
政策启示

- **农地流转的超经济意义：**农地流转基本都是以**经济议题**的“身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是仅从经济领域着眼来分析农地流转难免将会掩盖其**外部性**，农地流转的**非经济意义**同样不容忽视；农地流转的影响外溢至家庭发展过程中的**非农化、整合性、驱动力**等有关方面，体现了农地流转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超经济价值和综合性意义**；农地流转的制度价值和政策意义是与**家庭户多个层面的福利改善**紧密相关的，应当跳脱出纯粹的经济分析框架审视农地流转对家庭户的影响；
- **城镇落户的流出地驱动：**绝大多数关于城镇落户的研究都以**突破户籍管理制度**为基本着眼点，这为流动人口转移落户提供了削弱**流入地**推力、激发**流入地**拉力的促进机制；农地流转因为会对家庭化流动产生积极的影响，事实上成为流动人口转移落户的“**推力**”因素，可以借此培育**流出地的增促路径**；须在新型城镇化的总体布局中考察农地流转，同时也须将城镇落户与农村土地制度相挂钩，让流动人口转移落户能够步入**流入地与流出地“双引擎”驱动的新阶段**；



启示分析：
政策启示

- **家庭发展的多政策整合：**流动人口家庭的基本功能受到限制，支持水平明显下降，这是成员生活的巨大障碍，是社会风险的直接来源，也是中国特色人口流动机制与城乡发展模式的典型代价；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发展，最为现实的举措同样也是最为迫切的任务就是**恢复家庭功能而非推动家庭增能**，帮助成员团聚、加强成员团结则是恢复家庭功能最为有效的方式；服务流动人口家庭的整体均衡发展，不应仅仅依靠纯粹的家庭政策创造家庭友好的制度环境，而应同时**重视相关配套政策的引入**，建立健全增促家庭成员团聚与团结的政策长效联动机制；
- **就业促进的新常态模式：**经济新常态和人口新常态最突出的“交点”在于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规模逐渐减少、结构相对老化**，劳动力要素的规模驱动和结构优势随之弱化，长期依赖规模驱动和结构优势的经济增长路径受阻；立足和适应经济新常态和人口新常态，必须形成**政策导向新状态**，而首要的就是吸引劳动力**稳定就业、有序就业**，减少劳动力循环往复流动、频繁持续流动对就业造成的冲击、让经济付出的代价。



敬請批評指正

